

托马斯·莫尔的人文主义宗教观

李宇恒

(北京大学历史学系,100871 北京)

摘要:本文通过研究托马斯·莫尔的宗教信仰和人文主义思想试图探讨以下三个问题:托马斯·莫尔对早期人文主义传统的继承和超越是什么?托马斯·莫尔如何继承和超越了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以托马斯·莫尔为例的人文主义宗教观有哪些特点?结合历史事实与时代背景,通过认识托马斯·莫尔的宗教思想,以更好地理解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宗教观。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但丁、彼特拉克到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莫尔,他们的宗教思想一脉相承,其核心是自由意志论和人神合作论。莫尔超越了早期人文主义者的思想层面,将人间天国制度化、具体化、实践化。乌托邦社会就是人间天国。

关键词:莫尔;人文主义;宗教思想;自由意志

作者:李宇恒,北京大学历史学系,100871,北京。手机号码: +86-130-5153-6625。电子邮箱:liyuheng100@126.com。

在文艺复兴史的研究中,人文主义者的宗教观一直引人瞩目。从但丁、彼特拉克开始,就试图拉近人神距离,建立人间天国,他们认识到了宗教对于创造美好人间的世俗作用。英国的人文主义者中,托马斯·莫尔是非常重要的代表人物。本文通过研究托马斯·莫尔的宗教信仰和人文主义思想试图探讨以下三个问题:托马斯·莫尔对早期人文主义传统的继承和超越是什么?托马斯·莫尔如何继承和超越了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以托马斯·莫尔为例的人文主义宗教观有哪些特点?结合历史事实与时代背景,通过认识托马斯·莫尔的宗教思想,以更好地理解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宗教观。从早期人文主义者但丁、彼特拉克到晚期人文主义者拉伯雷、莫尔,他们的宗教思想一脉相承,其核心是自由意志论和人神合作论,努力建立人间天国。

一、托马斯·莫尔对早期人文主义者宗教传统的继承和超越

早期人文主义者宗教传统有三个特点:主张美德是政治的核心、重视以古典文化教育为主、建设人间天国只停留在思想层面。但丁的宗教思想奠定了他的道德政治学基础。但丁认为,人类的历史是美德与私利的斗争史,并且道德告诫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但丁认为道德告诫与实际运作关系密不可分,强调了道德犯罪与报应之间的关系,坚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神曲》里充斥着上帝,但丁在此为人设置了地狱、炼狱和天堂三个境界,并详细划分了进入这三个境界的具体要素,同时又描绘走出地狱、经历炼狱,最终到达天堂的过程和方法。这是根据人在此世的所作所为来加以区别的,虽然在一些情况下,恶行遭遇报应虽然不是及时生效,但恶有恶报是真理。《天堂篇》中,但丁在俾德丽采的带领下看到无比灿烂的光环时,他叫道:“‘神啊!你使他们多么美丽!’如同洒满大小星辰的银河架在宇宙的两个天极之间,发出白亮度光,使哲人也茫然起来……我的记忆在这里压倒了我的才

能,因为基督从那个十字上光芒四射,我简直无法找到与之相称的比喻。”〔1〕但丁笔下的天堂令人无比向往,他从道德和伦理角度出发审视人的行为,以此来引导所有人。

“一旦正义成为尘世的最大威力,世界就有最良好的秩序”是但丁最著名的论断。但丁要建立的是人间理想王国,他相信以道德为基础的国家最有效,能为人民带来福祉。但丁认为基督教可以通过道德洗礼来敦风化俗,人们可以通过效仿基督的美德来完善自身,执政官推选也可以根据品德好坏来判断。但丁还主张政教完全分离,认为教皇没有权力干涉世俗君主的统治。因为“尘世的帝国权威无须通过任何媒介直接来自宇宙的权威之源”,〔2〕直接由上帝赐予,而不是罗马教皇。在《论世界帝国》里,但丁多次提到了“上帝的意旨”,他认为神的意旨就是“要人类幸福地生活”。〔3〕人类的幸福有两层意思,即尘世的幸福和永生的幸福。为了实现尘世幸福“就必须遵循哲人的教导,而且要按照我们的德性和智力去加以应用”,而为了获得永生的幸福,“就必须遵循超越人类理性的神的教导,而且也要按照我们的宗教能力、信仰、希望和仁爱去加以应用。”〔4〕但丁拉近了人与上帝的距离,认为人是上帝的相像,建立人间天国就是荣耀上帝。

英国文艺复兴代表人物托马斯·莫尔既继承了上述三点早期人文主义者宗教传统,又在此基础上有所超越。首先,乌托邦就是人间天国,虽然乌托邦社会非常重视美德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作用,但是,乌托邦更是一个秩序井然、非常制度化的国家。官员的选举、教士的选举、城乡人口流动时间和数量都是按制度执行。其次,莫尔的关注点不再是诗意、浪漫、优雅的古典文化,而是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最后,乌托邦是一个实践版的人间天国,如果说但丁规定了人在世间的行为导致死后的去所,那么莫尔规定了人在尘世的行为导致今生的福祸。莫尔不再停留在理论层面建设人间天国,而是条理清晰地分析了乌托邦社会的各式人员从事的工作、发挥的作用。

莫尔认为宗教有利于维持国家内部安定与国际和平,宗教是建立秩序的依据。莫尔将但丁时期抽象的宗教效用实际化,从概括的空论变为具体的实论。在《乌托邦》中,教士是非常高贵、最受尊敬的职位。莫尔简明扼要地介绍了教士的选拔方式、人数限制、社会职能和在教堂的装扮。首先,教士都极端献身于宗教,贤良是选拔教士的唯一考虑因素,男女都可担任。但是,如果妇女担任教士,则仅限老年寡妇。“若教士为男性,则其妻子必须是全国最优秀的女性。”〔5〕其次,教士人数较少,“每个城市不超过十三人(教堂也是十三座),战时例外。”〔6〕这是为了防止“崇高敬意的尊严教士职位由于分享的人太滥而变成无价值”。〔7〕由于乌托邦“岛上有五十四座城市”,〔8〕那么乌托邦的城市共有702名教士、702座教堂。而“为使城市人口不过稀也不过密,规定每家成年人不得少于十名,也不得多于十六名。每一个城市须有六千个这样的户,郊区除外。”〔9〕假如以每户人口最少的十名计算,乌托邦有324万城市人口。那么,每个乌托邦人当选教士的几率是1/5000。

第三,教士在和平与战争时期都肩负重任。在日常生活中,“教士主持礼拜,掌管宗教仪式,检察

〔1〕但丁 Dan Ding[Dante],《神曲》*Shen qu* [The Divine Comedy],朱维基 Zhu Weiji 译,(上海 Shanghai:上海译文出版社 Shanghai yiywen chubanshe[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2007),470-471.

〔2〕但丁 Dan Ding[Dante],《论世界帝国》*Lun shijie diguo* [De Monarchia],朱虹 Zhu Hong 译,(北京 Beijing:商务印书馆 Shangwu yinshuguan [The Commercial Press],1985),91.

〔3〕*Ibid.*,11.

〔4〕*Ibid.*,90.

〔5〕(英)托马斯·莫尔 Tuomasi-mo er[Thomas More],《乌托邦》*Wu tuo bang* [Utopia],戴榴龄 Dai Liuling 译,(北京 Beijing:商务印书馆 Shangwu yinshu guan [The Commercial Press],1982),109.

〔6〕*Ibid.*,108.

〔7〕*Ibid.*,110.

〔8〕*Ibid.*,49.

〔9〕*Ibid.*,60.

社会风纪。任何人如因生活放荡而受到教士传唤或申斥,都被认做奇耻大辱。”^[10]同时,“教士负有教育儿童及青年的任务,把关心培养他们的品德和关心他们读书求知,看得同等重要。”^[11]如遇交战,“教士在一旁,但离开战士不太远,他们跪在地上,身披法衣,伸出双手朝天,首先祈祷和平,其次祈祷在双方流血不多的情况下祖国取得胜利。当乌托邦军队占了上风,教士便驰进酣战中心,阻止本国军队对败军滥肆杀戮。败军只要有看到教士并向其呼吁的,就能保全性命。败军中有触摸教士身上飘扬的法衣的,就可以使自己留下的财物免于从战争来的任何破坏。”^[12]第四,教士在教堂的着装打扮非常讲究,具有象征意义。“教士穿各种颜色的法衣,设计及式样都很精彩,可是材料不像人们预期的那样贵,既不绣金,也不镶嵌宝石,而是用各种鸟羽巧妙地织成,其手工的价值不是任何贵重材料所能抵得上的。此外,他们说,教士的法衣既然用羽毛交织成章,掩映分明,就含有神秘的意味。人们体会了教士们关于这方面小心相传的解释后,会想起上帝对自己的恩泽,又从而想起自己对上帝应有的虔诚,以及人们相互的义务。”^[13]莫尔不仅认识到了宗教的世俗作用,并且将它具体化,应用到普遍生活中,缜密周到地罗列出教士的使命。

此外,在人的本体论认识上,莫尔继承了但丁以来的灵与肉结合一说。莫尔认为上帝赋予人两种状态,一种是自然状态,一种是永恒状态。“如果人只拥有自然状态,尽管如有人所说,其感性仍能反叛理性,但只要他活着,他就可以利用理性的灵魂,从而获得上帝的知识,爱他,尊敬他,为他效劳,因而能够控制自己的感性,抗拒魔鬼的诱惑,否则他将被罚下地狱。不过,即使对上帝尽职尽责,在来世中他也不能获得上帝的果实即天堂的至福,而只能获得一种有益的、平静而安宁的生活;在这种生活里,了解上帝及其伟大的工作会使他产生精神的愉悦,就像没有神启的理性所能认识到的那样。”^[14]莫尔认为人类可以通过理性安居乐业,但却无法永恒不灭。在莫尔看来,上帝是唯一的神,只有借助神恩,借助基督受难,人类的肉体 and 灵魂才能到天国享受幸福。

二、托马斯·莫尔对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的继承和超越

中国学者几乎一致认为莫尔是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一些外国学者也明确提出这一观点。在中国学者看来,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定义是“重建原始基督教,致力于人文主义和福音的传播,用以推动社会前进。”^[15]换言之,“主张将古典文化与基督教教义相结合,试图以《新约圣经》的基督和圣教父的学说精神来恢复真正的基督教会,并以此为基础去改造社会、铲除社会恶习,但着重于宗教文艺复兴。”^[16]依据上述定义,中国学者将莫尔界定为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主要基于以下两点理由:第一,莫尔深受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约翰·科列特和伊拉斯谟的影响。莫尔曾在写给科列特的信中说,“你是我一生中唯一的引导者,其次是我学习的导师,此外还是我事业中最亲爱的伙伴。”^[17]莫尔与基督教人文主义者

[10] *Ibid.*, 109.

[11] *Ibid.*, 109.

[12] *Ibid.*, 110.

[13] *Ibid.*, 113.

[14] (英)托马斯·莫尔 Tuomas-Moer [Thomas More],《塔中书》*Tazhongshu* [The Tower Works],殷宏 Yin Hong 译,(北京 Beijing: 经济科学出版社 Jingji kexue chubanshe [Economic Science Press], 2013), 26.

[15] 刘明翰 Liu Minghan,《伊拉斯谟新论》*Yila simo xinlun* [New theory of Erasmus],《世界历史》*Shijie lishi* [World History], No. 3, (北京 Beijin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 2002), 76.

[16] 林璧属 Lin Bishu,《莫尔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宗教哲学》*Mo er de jidujiao renwen zhuyi zongjiao zhexue* [More's christian humanism philosophy],《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Xiamen daxue xuebao (zheshheban)* [Journal of Xiamen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 4, (厦门 Xiamen: 厦门大学出版社 Xiamen daxue chubanshe [Xiamen University Press], 1989), 12.

[17] Elizabeth Frances Rogers eds., *ST. Thomas More: Selected Letters*,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 and London, 1961, 4.

伊拉斯谟是挚交,深受伊拉斯谟的思想影响。^[18] 第二,莫尔醉心古希腊罗马文明,同时强调《圣经》学说的教化作用。莫尔“大胆地把基督教神学和古典思想嫁接在一起,把抽象的人道主义政治观念移入世俗生活中。”^[19] 美国学者彼得·埃尔·考夫曼(Peter Iver Kaufman)在对特拉维斯·考特莱特(Travis Curtright)的《一个莫尔》书评中,认为“莫尔是个持续谨慎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与同时代人和一些历史学家相比,他捍卫生命的美德和罗马教会的强大决心使他显得无情。”^[20] 安东尼·肯尼(Anthony Kenny)在《托马斯·莫尔》一书的引言里指出,他试图展示集学者、殉道的公仆、饱受争议的散文家于一身的莫尔并非具有三种迥然不同、相互冲突的性格,“而是一个单独且始终如一的人。”^[21]

莫尔虽然和基督教人文主义者非常相像,但不能将他界定为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他在继承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传统的基础上更积极入世,眼光也更加现实。将基督教原始教义与古典文化结合只是基督教人文主义的一个特点,不能以此单一标准简单断定莫尔是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秉承了早期人文主义者的宗教传统,但是他们并不是自己积极建立人间天国,而是寄希望于君主。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仍然相信人变好了,世界就变好了。伊拉斯谟是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的典型代表,他主张改变人性,而非改革制度。莫尔和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都用自由意志和路德论争,但是二者论争又有所不同。第一,论争方式不同,伊拉斯谟比较温和,莫尔比较激进;伊拉斯谟是被动与路德论争,莫尔主动反对路德教义。“要求伊拉斯谟撰文批判路德的压力越来越大”,除了老教会的捍卫者,“英王亨利八世通过伊拉斯谟的老朋友滕斯托尔转达了他的要求,萨克森公爵乔治提出要求,罗马也提出要求,伊拉斯谟昔日的赞助人教皇阿德里安六世去世前不久也敦促他表示反对路德的态度。”^[22] 莫尔则是因为反对路德教义,预见路德的主张将使基督教世界分崩离析,所以主动写信公开论战。

第二,论争出发点不同,伊拉斯谟是从维护自身安全出发,莫尔则以维护人文主义传统为出发点。伊拉斯谟在《论自由意志》中表达了对教义的分歧,“表达了反对个人宗教观念的立场,明确支持教会的权威和传统。他始终认为自己是天主教徒。”^[23] 虽然伊拉斯谟和路德一样明了教会结构的失衡,反对教会出售荒唐的赎罪券,但他并未表现出来。伊拉斯谟软弱、明哲保身的性格,致使他为了普遍和平不惜付出任何代价伊拉斯谟在面临所处时局的大变动时,虽然有所感触,但他奉行着普遍和平主义而选择置身事外。“如果说他偶尔参与当时的论争,他也是用道德教谕方式提出问题,一般借用空泛的议论,并不突出任何重点。”^[24] 在宗教改革论战时,他并没有清晰地表明自己的立场,而是选择远离是非。莫尔则相反,他的关照范围超越了自身,身居高位的他只忠于自己的宗教信仰。抬高人的地位、拉近人与上帝的距离、建立人间天国是早期人文主义的宗教传统和理想,路德的宗教观念却又将

[18] 林壁属 Lin Bishu:《莫尔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宗教哲学》*Mo er de Jidujiao renwen zhuyi zongjiao zhexue* [Moore's Christian Humanistic Philosophy of Religion],《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Xiamen daxue xuebao* [The Journal of Xiamen University],1989,13.

[19] 李安 Li An,《论托马斯·莫尔〈乌托邦〉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Lun tuomasi-mo er <wu tuo bang> de jidujiao renwen zhuyi sixiang* [Christian Humanism Thoughts in Thomas More's Utopia],《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Fuzhou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Journal of Fuzho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No. 2,(福州 Fuzhou:福州大学出版社 Fuzhou daxue chubanshe [The Press of Fuzhou University],2008),63.

[20] Peter Iver Kaufman: *The One Thomas More by Travis Curtright*, in *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Volume 99, Number 2, April 2013, 353.

[21] Anthony Kenny, *Thomas M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ew York, 1983), 5.

[22] 约翰·赫伊津哈 Yuehan-heyi jinha [Johan Huizinga],《伊拉斯谟传——伊拉斯谟与宗教改革》*Yila simo zhuan——Yila simo yu zongjiao gaige* [Erasmus's Biography——Erasmus and Reformation],何道宽 He Daokuan 译,(桂林 Guilin: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2008),164.

[23] *Ibid.*,167.

[24] *Ibid.*,183.

人神的距离变得更远。“在《与安慰的对话》中,莫尔并没有攻击路德教义,而是攻击路德的目标和行为。”^[25]路德主张因信称义,否认人有自由意志,路德说:“被魔鬼掳去的人如何能有自由意志呢?除非上帝使人悔改,使人长进,人是没有办法的。”^[26]

此外,莫尔和伊拉斯谟的政治思想和实践方式不同。伊拉斯谟以古典文化和基督教为核心,进行纯哲理说教。“伊拉斯谟总是把古典研究当作文明的万能药方,条件是古典研究服务于纯洁的基督教。”^[27]他试图通过《论基督君主的教育》来教导出一个具备基督美德的君主。在伊拉斯谟看来,“以基督徒的方式治理国家的人,是不会失落权威的,但要维持权威还需要其他一些方式……当基督徒的博爱将君主与子民维系在一起,那么不管有什么样的情势需要,一切都供您调遣。”^[28]基督君主通过仁爱感化人民,获得信任和爱戴。伊拉斯谟认为“通过人文主义和基督教的教育,君主能够在各个方面表现出德行。而只要君主表现出德行了,世界就会太平,民众就会幸福,国家就会繁荣稳定。只要君主与子民能够合作,国家的长治久安也能够因此而实现。”^[29]莫尔则寄希望于法律和制度的改变,他比伊拉斯谟更深刻、更现实,他认为不可能教导出基督君主。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法官,莫尔精通法律,深谙政治。他笔下的乌托邦社会就是一个秩序井然的法制社会,乌托邦人职能分明,依靠法律和惯例办事。首先,法律保障宗教自由,从乌托普国王征服各教派后,“就规定每人信从自己所选择的宗教是法律上认可的”。^[30]其次,城市农村人口按照惯例轮流变动。“每户每年有二十人返回城市,他们都是在农村住满两年的。其空额由从城市来的另二十人填补。”^[31]第三,所有城市几乎都一模一样,从地形、教育、制度到人口、官员。第四,政治选举民主而公正,“每三十户每年选出官员一人,在他们的古代语言中名叫摄护格朗特。”^[32]全岛共有 200 名摄护格朗特,他们宣誓后通过秘密投票方式选举一个任职终身的总督,“特别是从公民选用的候选人四名当中去推。”^[33]在莫尔看来,制度是保障社会有条不紊运行的最佳最可靠手段;人心变化太快、私欲过多,而且表里不一、阳奉阴违,是靠不住的。

莫尔用毕生精力尽其所能做山上的辰、家里的灯、有味的盐和世上的光。莫尔认为基督身上具有谦卑、宽容、主动献身、坚毅、博爱等一系列美德,他异常坚定地笃信基督。莫尔只是用人文主义的眼光和观点重新解释宗教。人文主义“不是哲学体系,也不是为某个利益集团或党派服务的意识形态信条。它是萌生于每个人的反映人之本性的一种内在精神;它对生活怀有积极的和热忱的态度,十分热衷于改善人的生活和素养,因此它对于现世中的一切丑恶现象本能地持批评和嘲讽的态度。人文主义者重视教育对人对感化和教化的作用,相信学能开眼,持续的理性教育能够增益人的良知,教人弃

[25] Anthony Kenny, *Thomas More*, 1983, 55.

[26] 刘明翰 Liu Minghan 主编:《欧洲文艺复兴史 - 宗教卷》*Ouzhou wenyi fuxingshi-zongjiaojuan* [The History of European Renaissance-Volume of Religion], (北京 Beijing: 东方人民出版社 Dongfang renmin chubanshe [Oriental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8), 308.

[27] *Ibid.*, 172.

[28] 伊拉斯谟 Yila simo [Desiderius Erasmus], 《论基督君主的教育》*Lun jidu junzhu de jiaoyu* [The Education of a Christian Prince with the Panegyric for Archduke Philip of Austria], 李康 Li Kang 译, (上海 Shanghai: 上海人民出版社 Shanghai renmin chubanshe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3), 53.

[29] 周施廷 Zhou Shiting, 《重新认识文艺复兴时期的四篇〈君主论〉》*Chongxin renshi wenyi fuxing shiqi de sipian junzhu lun*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four works on "The Prince" in the period of Renaissance],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Yunnan minzu daxue xuebao (zhexue shehui kexue ban)* [Journal of Yunnan Minzu University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 Edition)], No. 2, (昆明 Kunming: 云南民族出版社 Yunnan minzu chubanshe [Yunnan N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2016), 126.

[30] (英)托马斯·莫尔,《乌托邦》*Wutubang*, 戴镗龄 Dai Liuling 译, 104.

[31] *Ibid.*, 50.

[32] *Ibid.*, 53.

[33] *Ibid.*, 54.

恶从善。”^[34]人文主义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相信人可以通过理性和自由意志过好尘世生活。^[35]所以,莫尔从人文主义而不是神学角度出发理解世界,解释上帝与人、灵与肉、信仰和行为之间的关系。

三、托马斯·莫尔的人文主义者宗教观

莫尔继承了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宗教传统,敬畏上帝的同时肯定人在世间万物中的最高地位。人如何看待人与神的关系,决定了人与自身、与他人、与国家的关系。莫尔既不狭隘也不偏激,始终承认上帝是唯一的宇宙之源。虽然乌托邦有许多宗教,信仰不一,但是都承认“只有一个至高的神,是全世界的创造者和真主宰,在本国语言中一致称为‘密特拉’。”^[36]

人文主义宗教观的第一个特点是自由意志论,认为人是上帝的相像,反对路德的神魔意志论。但丁说:“按照上帝的意旨,所造物一经造就,就要尽其本性之所能,以体现神的形象,这就是《圣经》中所说的‘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虽然我们不能说低于人类的造物体现了神的‘形象’,但我们能说一切造物都与神有‘相像’之处,因为整个宇宙无非是神的美德的体现。所以人类只有尽其所能与上帝相像,才能处于最佳状态。”^[37]莫尔继承发展了但丁的观点,认为人是万物之灵长,人有自由意志去建设人间天国,人可以通过主观能动性改造世界。莫尔认为宗教中有劝人为善、改造人性的影响因子,能使人们从内心深处获得洗礼,积极努力地在尘世中做个好人。人的自由意志是人文主义的核心内容,在与以路德为主的宗教改革家论争时候,莫尔是用人文主义的观点反驳,而不是用神学观点。

人文主义宗教观的第二个特点是要建立人间天国,而不是上帝之城。由于人有自由意志、有理性和主观能动性,人们可以通过从精神和行为模仿基督,创建人间天国。人可以通过发扬美德、在人间建立功勋得到上帝的认可、喜爱,从而在死后进入天堂。尘世的荣耀和上帝的荣耀并非两级相对,水火不容。人文主义者也并没有贬低上帝的地位,亵渎神灵,他们只是抬高了人的地位。天堂不在天上,而是在人间。人们过好世俗生活很重要。宗教是精神生活层面的,它只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基督教义中的原罪论极大影响了莫尔的神人观,因为原罪的存在,人只能获得此世的幸福,必须依靠上帝才能让灵魂永生。“由于亚当的堕落,其自然繁殖所产生的每一个后代都将失去天国的幸福,如果没有我们的协调者和拯救者耶稣基督的帮助,任何人都无法再回到天国;基督的受难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获得了拯救,具备了继承的资格,因此我们都要坚定对主的信仰,遵守主的圣礼,不可再因我们的罪而又一次失去天国的幸福。”^[38]所以,人只有忠诚地信仰上帝,虔诚地爱着基督,才有可能凭借神恩在死后到达天堂,使灵魂不灭。在乌托邦的宗教中也是如此。“乌托普把宗教的全部问题作为一个尚有待于解决的问题,容许每人选择自己的信仰。可是有例外,如他严禁任何人降低人的尊严,竟至相信灵魂随肉体消灭,或相信世界受盲目的摆布而不是由神意支配。”^[39]莫尔相信对基督的信仰和爱心会形成一种内在的道德法则,会严格约束人在世间的言行举止。但他并未将基督教道德凝固为

[34] 陈乐民 Chen Lemin,《中译本序》Zhongyiben xu [Chinese version Preface]。载(荷)伊拉斯谟 Yila simo [Desiderius Erasmus],《愚人颂》Yuren song [Moriae Encomium],许崇信 Xu Chongxin、李寅 Li Yin 译,(南京 Nanjing:译林出版社 Yilin chubanshe [Yilin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2010),8。

[35] 但丁 Danding [Dante],《论世界帝国》Lun Shijie diguo [On the World's Empire],朱虹 Zhu Hong 译,11。

[36] 托马斯·莫尔 Tuomasi Moer [Thomas More],《乌托邦》Wutuobang [Utopia],戴榴龄 Dai Liuling 译,103。

[37] 但丁 Danding [Dante],《论世界帝国》Lun Shijie diguo [On World's Empire],朱虹 Zhu Hong 译,11。

[38] 托马斯·莫尔 Tuomasi Moer [Thomas More],《塔中书》Tazhongshu [Letters from te Tower],殷宏译,32。

[39] 托马斯·莫尔 Tuomasi Moer [Thomas More],《乌托邦》Wutuobang [Utopia],戴榴龄 Dai Liuling 译,105。

神法去强求人们遵循,而希望通过教育自省,通过改变制度将真善美注入到每个人心中。

人神合作论是人文主义宗教观的第三个特点,在灵魂得救问题上相信人与上帝的合作论。(You do your best. God do the rest.)它结合了路德的被救论和古代的自救论,结合了因信称义和行为称义两种主张。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莫尔在认可人的自由意志和理性主义的同时又对其抱着怀疑态度,因为人们的意志和理性才能不足以自救。“为了激发全部潜能,人必须依靠上帝。”^[40]他认为“在原始条件下,人的灵魂有三种伟大的天赋:记忆、理解和意志。起初,这三者和谐统一,但是亚当堕落后,这个平衡打破了。由意志决定的行为不再能与理性的命令一致……此后,理性成为压抑罪恶倾向的主源。”^[41]人们必须通过智慧和理性精神对抗容易犯罪的肉体,莫尔坚信“地狱和天堂之间的选择能影响人们对其社会行为和活动的选择”^[42]莫尔主张统一的基督教世界,上帝是唯一的神,在基督教内部,信仰不同教派的人们可以和平友好相处。这是自由意志引导下的选择,有利于人们幸福生活,避免因宗教冲突引起的动乱。不论一个国家、一种制度、一个宗教有多么糟糕、落后、腐朽,如果它们崩溃,对人民而言,后果不堪设想。因此,莫尔最害怕的是宗教改革带来的生灵涂炭,以及日后分裂的基督教难以抵抗强大的伊斯兰教的渗透。

信仰和行为统一于莫尔的宗教思想中,二者缺一不可。因为在莫尔看来,“没有信仰的善功对于天国幸福来说是没有价值的;其次,即使我们信仰之虔诚前所未有,但如果我们不行善功,那么,我们的信仰也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43]莫尔以基督给门徒洗脚为例,在福音书中,基督对门徒说“我给你们洗脚是要给你们树立榜样,我本来是你们的主和夫子(你们是这样称呼我的),而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所以你们不要因为傲慢而嫌弃去做这卑下的事,你们应该相互去做,就像我对你们所做的那样。如果你们既知而后行,那么你们就会有福;但若你们知而不如是行,那你们就会受到更重的责罚。”^[44]因果报应论在莫尔的宗教观里体现的淋漓尽致,“乌托邦人的信仰是,人死后有过的必受罚,有德的必受赏。如有人有不同看法,乌托邦人甚至认为他不配做人,因为他把自己灵魂的崇高本质降到和兽类的粗鄙躯体一般无二。他们更不承认这种人是乌托邦公民……”^[45]莫尔注重形式和内容、信仰和行为、表面和实质的统一,特别强调基督徒参加圣餐礼时,不仅从表面上,更要从内心深处领受圣餐。如此,就将因信称义和行为称义统一起来,使人们无比虔诚地认真生活,多做善事,进而得以永生。面对人类堕落后的永恒困境问题,莫尔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机构、组织应该以好的方式产生,以减轻人类在困境中被迫加上的负担;第二,国家、政体、尘世中人类行为的管理者将直接影响灵魂得救。^[46]因此,莫尔寄希望于政治制度,重视文化和教育的作用。

四、结论

托马斯·莫尔继承了继承了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宗教传统,认为人有自由意志去建设人间天国,重视美德,坚信人神合作论。莫尔的宗教思想与人文主义者的宗教思想传统一脉相承,本文称其为“人文主义宗教观”。“人类得救问题遍及莫尔的生命和作品,他始终将人类困境作为核心关注

[40] Timothy Kenyon, *Utopian communism and political though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1989, p. 56.

[41] *Ibid.*, pp. 56-57.

[42] *Ibid.*, p. 63.

[43] 托马斯·莫尔 Tuomas Moer [Tuomas More], 《塔中书》 *Tazhongshu* [Letters from the Tower], 殷宏 Yin Hong 译, 82.

[44] 《新约-路加福音》 *Xinyue-Lujia fuyin* [The New Testament-Luke], 12:47-48.

[45] 托马斯·莫尔 Tuomas Moer [Tuomas More], 《乌托邦》 *Wutuobang* [Utopia], 戴榴龄 Dai Liuling 译, 105.

[46] Timothy Kenyon, *Utopian communism and political though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Pinter Publishers, London, 1989), 63.

点。”^[47]在莫尔的人文主义宗教观里,人事似乎一直大于神事。他总是从人学的立场出发阐释基督教。但是,莫尔在此基础上又有所超越。

第一,莫尔将宗教的世俗效用具体化,坚持维护统一的基督教世界。在乌托邦社会中,莫尔将宗教的四种社会职能清晰有序地划分出来。在与路德论争中,莫尔反对路德对圣餐礼的解释。“路德反对天主教会圣餐变体论中的教义,他认为面包和酒在祭坛圣礼中依然存在,并且加入了基督的肉体和血液。”^[48]莫尔反对路德对于人的神魔论。“莫尔说,路德派异教徒的最可恶之处在于他们的信仰,他们认为上帝预先决定了人被罚入地狱,人们没有选择善的自由。”^[49]莫尔主要反对路德的教义,因为他认为路德的教义将会导致基督教世界的分裂。统一的基督教世界有利于世俗王国的统治和法律的实施,有利于百姓和平幸福的生活。在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莫尔认为这是正确的:“如果基督教义和穆罕默德都是和平布道,毫无疑问,基督教会将获得更多的灵魂信仰。但是,异教徒在基督教内部兴起,如雨后春笋般发展,从一开始我们就会遭受无知、压迫和不知所措。”^[50]莫尔是宗教信念的捍卫者,“作为法官,他特别积极参加反对异端的法律,尤其在他就任伦敦大法官一职后。莫尔在位期间,有六名异教徒被迫害。莫尔亲自参与了其中三起。事后,莫尔在《关于永恒和暂时的区别的论述》中写了一篇《致歉》,为自己的记录辩护。他认为自己对异教的态度合乎法律,也并未让异教徒承受太多痛苦。他在执法上并不感到羞愧,而是引以为傲。”^[51]凡是按照律法且符合其宗教信念的事情,莫尔都身体力行,“莫尔对待异端的方式和地方法官看待种族主义者宣传一样。有些事情本身的腐败和堕落,可能导致民事纷争和暴力,因此要坚决杜绝。”^[52]

第二,莫尔将人间天国的理想实践化。莫尔认为人文主义者应该具备基督徒的精神,积极主动地为建设美好人间贡献自己的光和热。人文主义者将人文主义和宗教思想结合起来,但是以人文思想在首要考虑因素。他们积极、乐观地建立幸福家园时,并不是根据基督教教义出发,没有神学的指导,只有对天国的模仿。以莫尔为首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几乎都旨在将社会改造好,都克服了禁欲主义的消极因素。在莫尔看来,人人皆可效仿基督,这既可以使教会从内部进行温和改革,又是人们在世间幸福生活、在死后得以永生的不二法门。效仿基督身上的所有美德将使人变得更好,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也非常和谐。“实际上基督是在告诉我们要坚忍而又温和地承受一切伤害和阴险的圈套,不要愤怒,不要报复,不要以侮辱对方的方式发泄自己的情绪,不要耍小聪明算计敌人从中寻求一种空虚的乐趣,而要使自己真正鼓起勇气去迎接欺骗和侮辱,以善去克服恶——总之,要尽一切努力,言辞既可温和,也严厉……”^[53]

第三,莫尔主张将宗教、文化、政治等法律化、制度化。莫尔希望通过创造新制度使人和人和社会焕然一新,从而提升人的精气神,将消极的人变为精神昂扬的人。莫尔批判吸收了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的要素,重视古典文化和优良基督教义的有机结合。但是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的涵盖范围有限,莫尔比他们更激进、更勇敢、更现实。莫尔并不想也不相信能教育出基督君主,他认为依靠法律和制度才能诞生理想社会。因为制度化的好处是“一个邪恶之人的恶不足以败坏整个团体。因为基督和他的门徒就是一个神圣的团体,尽管其中有一个成员是一个虚伪、不忠的卑鄙之徒。”^[54]莫尔并重民间法律和基督的戒律,在劝告彼得停止攻击时,“基督告诉彼得说他用刀伤人是犯了罪,从民法来看他也是犯罪的

[47] Timothy Kenyon, *Utopian communism and political thought in early modern England*, 1989, 63.

[48] Anthony Kenny, *Thomas More*, 1983, 54.

[49] *Ibid.*, 57-58.

[50] *Ibid.*, 59.

[51] *Ibid.*, 61.

[52] *Ibid.*, 61.

[53] 托马斯·莫尔 Tuomas Moer [Thuomas More], 《塔中书》 *Tazhongshu* [Letters from the Tower], 殷宏 Yin Hong 译, 188.

[54] *Ibid.*, 69.

……根据那时候犹太人也遵循的罗马法,人和无合法权力之人为杀人而深藏刀剑几乎与已杀人者同罪。”^[55]莫尔认为“基督勤勉努力地躬行他带来的新律法(他规定只要这个世界还在继续,这部律法就要坚持下去),同时还恭守旧的律法(这是通过摩西传达的,基督来到人世就是要对它加以改造使之更好,并解救我们摆脱束缚),这为我们树立了榜样。”^[56]

莫尔忠实于宗教,但他更是法律的信徒。莫尔宁死不屈地坚持反对亨利八世离婚案就是践行了法律的信仰。不论从民间法律来看,还是从基督戒律来说,亨利八世的做法都僭越了律法,为了一己私利而滥用私权。莫尔在死后五百年被天主教会追封为圣徒,主要原因是他们认为莫尔为天主教殉道。倘若莫尔没有被处刑,也不会得到这一称号,因为他的宗教思想深入到了法律和制度层面。莫尔相信人通过虔诚信仰、现世善功和上帝相助的合力,能使肉体在此生享受幸福,使灵魂永远得到拯救。他预见人只能依靠惯例、制度、法律力量建设人间天国。

[55] *Ibid.*, 202.

[56] *Ibid.*, 69.

English Title:

Tuomas More's Religion of Humanism

LI Yuheng, Department of the history, Peking University, Yiheyuan Road#5, Haidian District, 100871, Beijing, P. R. China.
Tel: +86-130-5153-6625. Email: liyuheng100@126.com

Abstract: This paper attempts to analyze the following three assertions regarding Thomas More's religious faith and humanism. Firstly, More's religious view derived from and surpassed the early humanist tradition. Secondly, his brand of religious humanism likewise derived from and transcended Christian humanism. Finally, 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features of religious humanism, with Thomas More as its principle exponent.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facts and background, and an understanding of More's religious creed, one may better understand the Renaissance humanists' view. From the Italian poet Dante, to Petrarch ("The Father of Humanism"), to the Englishman Thomas More, their religious thought could be traced to the same origin, the theory of free will and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man and God. The early humanists' idealism was, however, stuck in theory. More made this dream more concrete, practical and institutionalized. Utopia is heaven on earth. More always interpreted Christianity from the standpoint of his humanism. He was faithful to religion, but he believed in law. He suggested that people could live happily in the world by free will, but 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 requires assistance from God. He insisted that man could only rely on conventions, systems and the law to build a truly wonderful world.

Key words: More; humanism; religious views; free will